

中华  
帝国丛书

萧然  
著

# 大漢帝國

上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华  
帝国丛书

萧然  
著

# 大漢帝國

上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人汉族汉帝国大风一曲汉宫秋



汉字汉学汉文化流韵五洲汉乐府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这便是《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

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

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

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

我想我们如果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中华  
帝国丛书

萧然  
著

# 大漢帝國

上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致读者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我的这部《大汉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晨鼓暮钟、不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现在这三部书前两部已与读者见面：《大汉帝国》是初版，《大秦帝国》则初版于1997年，此次为修订新版。第三部《大唐帝国》，准备明年开写。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的“史话”。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字便可概括：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



明白的前提是理解。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又难免枯燥乏味。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到一点“引桥”的作用。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文。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著。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这部《大汉帝国》究竟写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方家的教正。我热切企盼着。

作者

# 目录



致读者 .....	I
引言 <b>中华大一统的范式</b> .....	10
从“汉”这个字的古今义说起 .....	10
帝国风范：巍巍大汉，垂范后世 .....	13
站在丝绸之路上看当时世界 .....	19
第一章 <b>历史走到了岔路口</b> .....	25
分封才罢，纷争又起 .....	26
刘邦找到了一个讨伐项羽的好题目 .....	44
从彭城到荥阳：胜利和失败都是考验 .....	56
第二章 <b>楚河汉界：中原大地摆出了一局棋</b> .....	71
黄河南北：两个战场，两种景观 .....	72
风云突变，汉、楚、齐玩起了走马灯 .....	92
差点提前推出一部《三国演义》 .....	103
乌江悲歌：“时不利兮”“天亡我”！ .....	109





第三章	布衣刘邦当上了大汉开国皇帝 .....	133
	诞生于“汜水之阳”的大汉帝国 .....	134
	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	149
	帝国的一块心病：匈奴问题 .....	163
	异姓诸王接连演出了人生悲剧 .....	173
	慷慨歌《大风》，惶恐说“安刘” .....	188
第四章	吕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制的女性 .....	205
	当了皇帝依旧保持着寻常人情的刘盈 .....	206
	吕后称制：学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 .....	217
	且看史称“刚毅”的吕后如何“以吕代刘” .....	227
	一场“灭吕安刘”的政变在悄然行动中 .....	236
第五章	被史家称为德政标本的文景之治 .....	251
	“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 .....	252
	司马迁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	269
	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一场大决战 .....	284
	帝国“接班人”问题的困扰与突围 .....	306
第六章	为帝国开创鼎盛时代的汉武帝 .....	327
	寻找一种理论，以激活汉魂，永固汉统 .....	328
	中国翻开了一部独尊儒术的历史 .....	344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上） .....	359
	让整个帝国犹如一己之身动作起来（下） .....	372
第七章	高帝遗愿的实现：终得猛士守四方 .....	383
	——汉武帝之章续	
	从马邑挫败中奋起，向大漠进击再进击！ .....	384
	将征战扩展到南、东、西诸边 .....	400
	得不偿失的最后三次北伐之战 .....	410
	丝绸之路：一条用双脚走出来的国际通道 .....	426

第八章 从天国降到人间，从理想回到现实 .....	441
——汉武帝之章再续	
汉家天子终于获得了上天“授命” .....	442
帝国之忧：总也填不满的财政大窟窿 .....	463
多情又多事的后宫与东宫 .....	477
从颁发“罪己诏”到临终托孤 .....	495
第九章 日中则昃：帝国从中兴到衰亡 .....	509
昭宣中兴：从强力兴作到与民休息的“软着陆” .....	510
班固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 .....	531
成帝：一个受制于外戚的风流皇帝 .....	543
哀帝：《谥法解》说：“恭仁短折曰哀” .....	553
王莽：体制内部生成的帝国掘墓人 .....	566
结 语 历史需要在蝉蜕龙变中获得复兴 .....	588
“三七之厄”与古人对兴亡之道的探究 .....	589
渐台悲剧留给后人的思考题 .....	593
从班彪评论看新末历史走向 .....	598
汉王国和汉帝国大事年表 .....	604
后 记 .....	614

## 引言

# 中华大一统的范式

坐到案前，铺开稿纸，写上“大汉帝国”四字，准备为这部书先理出个大纲来。那个已远离我们两千多年的帝国形象，渐次在我脑际浑然呈现：恢宏，辉煌，与天地长存，与日月齐光。

待要落笔，却又感到天高地阔，茫无际涯，思之再三，仍不知从何写起。

一日倚窗闲望，偶见一戴着虎头帽的孩子在楼下走道上学步，一摇一摆的，逗得在近旁墙角晒太阳的老奶奶眉花眼笑。孩子忽然脚一歪，叭地一下跌倒了。未等哭出声，那位年轻妈妈抢先用娇亮的嗓音叫道：“乖宝宝，快自己站起来，像个男子汉！”……

男子汉？我不由一怔：“男子”怎么会与我正要写的《大汉帝国》中的“汉”连到一起呢？

再一想，生活中带“汉”的称谓真还不少，如“汉子”、“大汉”、“铁汉”、“硬汉”等等，当然，还有毛泽东那掷地有声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称谓共同的特点是：都加给男性，都带有褒意，赞美一种阳刚之气。我眼前一亮，依稀望到了一个可以由此远眺大汉帝国风貌的窗口，于是便兴奋地、快速地写出了第一小节节名——

### 从“汉”这个字的古今义说起

汉，繁体作“漢”。

这是个形声字。从“水”，“莫”声。表明字义与水有关，而读音如“莫 hàn”。

那么“莫”这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傅东华先生（笔名“约斋”）写过一本通俗而又生动有趣地解释汉字由来的书，书名叫《字源》。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基础课程，因而买了一本作为参考书。书中对所解释的每个字，都列出了甲骨、金文、篆文等原初的字形。如“莫”的甲骨字形是这样的：



傅先生解释说：“这字底下是火，上头是光；中间是一个双手被缚的人。人在火中，而火光上冒，以显示出干枯和熬苦的意思。”



与这个意思相当的语音便是 hàn, 与后来的“旱”字音和义都相似。如甲骨文中便有“帝其降莫(天帝将降下旱灾)”这样的话。

但后来“hàn”这个语音又有了与水相关联的另一个意思, 为了区别, 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创造了两个形声字:“燠”与“漢”。它俩读音相同, 意思却是水火不相容:“燠”, 仍保留着与“莫”相似的含义;“漢”则仅取“莫”之音, 字义与因被火烤而干枯、干燥一类意思完全脱钩——

汉, 漾也。泉始出山为漾。漾言其微, 汉言其盛也。(《说文解字注》)

既然水波汹涌荡漾称“汉”, 于是古人就给那条源出今陕西省西南部、经湖北省西北和中部而在武汉流入长江的大水, 起了个名字, 叫汉水, 也叫汉江。

想必汉水那汪洋壮阔的景观, 在我们先民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因而当他们抬头仰望夜空, 看到横亘在天宇间的那条宛若微波荡漾的光带时, 就给了它一个称名: 汉, 又称天汉或银汉,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银河。《史记·天官书》说:“汉, 星多, 多水”, “其本曰水”。照此说来, 银河就是天上的“汉水”。

以上便是“汉”字的最初含义。到此为止, 都还没有越出它的与水相关联的本义。

但如今你去翻翻任何一部字书, “汉”这个字的含义都已远非“水”义所能涵盖。譬如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在“汉”字条下就列有十三个义项, 而且除一、二两项外, 其余全都与“水”毫不相干。如果要追问一句: 如此众多的延伸义项是如何扩展出来的? 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这部《大汉帝国》所要记述的那个古老而又充满着青春创造活力的时代, 不能不提到当时那一个个或英烈、或悲壮、或惨酷的人物以及他们功垂千秋的业绩。正是这一切, 极大地扩展了“汉”这个字的含义, 甚至还赋予它以顶天立地的阳刚之气,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符号和标识。

“汉”这个字含义的大飞跃, 是从公元前 206 年开始的。

最先无意间启动了这个大飞跃的, 是一位识字不多、却威名赫赫的人物, 他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这一年的秋冬, 项羽挟巨鹿会战大胜之余威, 统领大军四十万, 挥戈西进, 破关而入, 屠咸阳, 烧秦宫, 杀降王子婴; 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 瓜分天下, 大封反秦诸将为王, 其中刘邦被他封为汉王。这样, “汉”这个字第一次有了一个与“水”无关的含义:

汉, 秦末楚汉之际王国名。公元前 206 年项羽置以封刘邦。都南郑, 辖巴、蜀、汉中三郡, 四十一县。

刘邦与项羽, 汉楚相争, 经大战七十、小战四十, 终以垓下一役项羽兵败自刎而获得全胜。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 国号汉。从此, “汉”又成了朝代名。刘邦建立的汉王朝, 都长安, 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 8 年王莽代汉称帝, 建新朝; 公元 25 年刘秀重建汉

朝，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灭亡。前后两汉共历二十四帝、四百零六年。

汉，又是民族名，即汉族。

汉族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据1982年统计，汉族人口有九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93.3%。汉族之称始于汉代，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几乎是一致的。如田继周的《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及新近出版由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均持此说。但汉族的起源和由来要远远早于汉代。仅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汉族原由华夏族和其他族逐渐发展融和而成。华夏这个族名，当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式夏的建立分不开，《说文解字》就说：“夏，中国之人也”；而后来之所以要以“汉”更替华夏之称，也只能从大汉帝国的出现中得到解说。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特别是在它的文景的养蕃期和武宣的鼎盛期，其国力之强大，版图之拓展，声威之远播，杰出人物之众多，均非此前各个时代所能及。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后来人们觉得以“汉”为名来指称生息蕃衍在华夏大地上这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更为确切了。翦伯赞《秦汉史》对此有生动、形象的描述：

当时的中国正像一个鸡卵，中原诸种[族]有若卵黄，四周诸种族有若卵白，卵黄与卵白虽各为一物，而在鸡卵之有机构造上，则是血肉相连的。当秦之时，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一种适当的温度，来孵化这个鸡卵。所以到西汉之初，鸡雏遂破壳而出，是为汉族。

自汉迄今两千余年，汉族之称不再改变。单就这一点也可说明本书将要叙述的那一个个撼人心魂的人物和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许只要稍一回头，你便可呼吸到从终南山麓未央宫那边吹来的大汉帝国那尽管苍茫却依旧还有几分炽热的空气。

与此相似的还有“汉语”、“汉字”或“汉文”这样一些称谓。你走进书店，可以从书架上看到《英汉词典》或《汉英双解》这样一些书名，其中的“汉”便是指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汉语是联合国法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1984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开始研制汉语水平考试（HSK），至1997年，初等、中等、高等水平考试相继研制完成并颁行，从而标志着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汉考”时代的到来。目前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两千五百多所大学在教授汉语，单是美国就有八百多所大学设有汉语课程。那数以亿万计的不同肤色的学生，第一个见到的中国字就是这个令他们无限新奇的字：“汉”。但“汉语”、“汉字”这样的名称也并非从来就有。语言的古老可说与人类本身同龄；我们现在称之为汉字的这个语言记录符号系统，至少已有五六千年历史。在汉代以前，它们只称文字。如秦始皇为统一文字而下的诏令，便称“书同文字”（《史记》本纪）。后来之所以冠上“汉”这个定语，也是因为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大汉帝国。

就像我在一开头就提出的那样，“汉”这个字居然还与男人的阳刚之气，和他们那种坚强、刚毅、豪爽等品格联系起来，这大概是创造文字的先圣古贤们怎么也想不到吧！

此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先是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以“汉”指称居住于汉帝国的人，说



法有汉人、汉儿、汉子等，起先多为中性词，后来才渐渐有了褒扬之意。如《汉书·匈奴传》：“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就是中性的；而明代陈沂的《询刍录》：“汉自武帝征匈奴，二十余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之为汉儿，又曰好汉”；《旧唐书·狄仁杰传》录武则天语：“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则用的都是褒意。也有带贬意的，宋代陆游以为起始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北方相继割据战乱频仍那个时代。其所著《老学庵笔记》称：“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句例如《北齐书·魏兰根传》：“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汉风汉骨，以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苏武、赵充国等等为代表的汉人的那种威武、英烈的阳刚之气，也许已渐渐成为稀缺的精神资源而越发受到推崇，于是“好汉”便与英雄有了大体相等的含义。家喻户晓的经典小说《水浒》，更是专为绿林好汉立传的。前些年，电视剧《水浒》的热播，一曲《好汉歌》唱彻了大江南北。那粗俗豪爽的感情，激越铿锵的旋律，逗得白发老翁、黄口小儿都忍不住要直着嗓门吼几句：

大河向东流哇，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 帝国风貌：巍巍大汉，垂范后世

本书预定的写作任务是，力图为历时二百一十年的西汉王朝勾勒一幅轮廓图画，并以此为舞台，让表演不同角色的诸多人物展示他们各自的生命活动和人生轨迹。其中，帝国的创建、文景之治和作为大汉帝国鼎盛期的武帝之世，是记述的重点，其后衰落和灭亡的过程也有所记述。

几个月来，我一直忘情地畅游在先哲时贤的书海中，依靠着他们的导引，大汉帝国的面貌在我眼前展现得越来越清晰，以至仿佛经由时空隧道，推开了帝国铜锈斑驳的城门，亲历了帝国的创建及其后的各个发展时期，目击了上至公侯将相，下至万千庶民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于是有了一种感觉，觉得那实在是我曾经生活过、只是后来阔别了多年的故乡。我，当然还有诸位，我们的先祖和我们不都是一代一代从那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的吗？

也许源于我爱好文学的缘故吧，我读历史习惯于把某一朝代想象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出生、成长到衰老、死亡，每个时期都会展示、释放出不同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活力。本书将要描述的对象大汉帝国，它的两百多年的生命历程，就清晰地呈现着诞生、少年、青壮年和垂暮之年这样几个阶段。历经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的酷烈的阵痛而呱呱出世的这个婴儿，其实发育还不那么完全，就连归属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先后有多种势力要争夺这个汉家男孩。难得的是，他用机智和勇敢避开或战胜了接踵而至的劫难，摆脱了来自内外的

羁绊，终于成长到了能够完全独立行事的青春期，也即汉武帝时期。于是当时和后来的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东方汉子体魄是如此矫健，精力是如此旺盛；他索古求今，南征北战，上天揽月，入海探珠，其间虽也碰过壁，摔过跤，但最终还是在他所生息的这片华夏大地上创造了皇皇基业，让生命发出耀眼的光华，且永驻于世。日中则昃，盛极必衰。这个东方汉子自然也不可能脱出这个生命固有的规律，渐渐地进入了步履蹒跚的暮年。汉帝国灭亡于新莽，传统历史学家称之为“王莽篡汉”，我则宁愿把它看成是汉帝国自身肌体内生长的一个异质，经过蜕变，一跃而成为代替旧肌体的一个新生命。

我对存世两百余年的大汉帝国的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总认识，难免会贻笑于大方之家，我之所以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无非是想借以建议读者在读解某一断代历史时，尽可能要有一个总体归纳和把握，避免陷入纷繁的历史现象而莫知归依。这一点对读解历史人物尤为重要。人的性格、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制约或影响，掌握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去接近和理解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人物。

如果读者以为我的建议可以一试，那就请诸君随我先去大略一瞥这个顶天立地的东方汉子的风采吧！

我们最先来到的是作为汉帝国首都的长安。如今旅游部门组织的长安故都游，只能在西安市西北远远望望那一片有着厚重历史负载的苍凉的故址，而此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汉长安城却分明是一个拥有二十四万六千余人，其恢宏、壮丽和繁华富庶均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生活在东汉的班固和张衡先后写过《两都赋》和《二京赋》，都以宏大的气势和华美的词藻，对长安城作了尽情的铺陈和描绘，甚至夸张地说，你就是“穷年忘归，犹弗能遍”。城中人文荟萃，冠盖如云；殊方异类，珍奇杂陈；人拥挤到不能相顾，车马多到转不过弯来，那真是一个“穷奢而极侈”的帝国大都会啊！

汉长安城左据函谷，右界龙首；城南有泰华、终南二山为屏，城北以泾、渭二水作带。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开始营造，至五年大体建成。城依龙首原之地形，东面较长，南北西三面稍有曲折，略成一斗状。有研究者以为应天上南斗、北斗星宿，故也称斗城。自汉帝国在长安开都后，新、西晋，以及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相继建都于此，东汉和三国魏、五代唐，则以长安为陪都。此外，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军，唐末的黄巢农民军，也一度以长安为都。

作为汉长安城的标志，是巍峨高耸、鳞次栉比的宫殿群。单是《汉书》中提到的宫、殿之名就有五十多个，更有楼台馆阁无数。其中最为壮丽豪华的，是位于城之西南部的未央宫。古时以西北为乾，西南为坤；乾为天，坤为地。西南在十二地支中又属“未”，故名“未央宫”，意为位于大地中央的宫殿。未央宫始建于高帝，其后武帝、成帝等又有过多次扩建和修缮。最初主其事者是丞相萧何。当时战事还没有完全停息，刘邦看到修筑得如此华丽，开头还光了火，责问萧何为何要这样做。萧何的回答是：“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就以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资治通鉴·汉纪四》）这说明未央宫是一座政治性的建筑物，是帝王权威的象征。西汉时期

许多重大的朝会、典礼，都是在此宫进行的。之所以要造得如此“壮丽”，就是为了“重”大汉帝国之“威”！

长安城是汉帝国的核心。全国水陆交通都在此辐辏。专为帝王出行而修造的宽阔而平坦的驰道，可以由此直达各诸侯王国和主要州郡治所。为颁发诏令和转达各地奏报而设的驿传，如同人体的血脉，由这颗心脏布向帝国全身。无论寒暑，不分昼夜，你都可以看到，鞭打着快马的使者在驿道上疾驰而过。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属性。汉帝国的政治体制，大体采自秦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sup>[1]</sup>，对地方则实行郡县两级制。但由于帝国是在秦末“群雄逐鹿”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因而在建立之初，不得不实行盟约式的权力结构，也即部分地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先有异姓王，接着又有同姓王，后来还有吕氏集团，这就是我在上文把它比作“先后有多种势力争夺这个汉家男孩”的历史背景。异姓诸王和吕氏集团相继被诛灭后，景帝时还有过一场与同姓七王的决战，也很快取得了胜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由盟约式的权力共享结构，过渡到帝王一人独擅皇权而不得不经历的阶段。到武帝时期，进一步实施了“推恩令”等一系列削弱王国权势的举措，封国已类同郡县，对朝廷不可能再构成任何威胁。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中朝”和“外朝”，即在中央最高层实行决策、执行两套班子；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派出部刺史一人负责巡行督察。通过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独擅于皇帝一人之手，从而为帝国开创了一个鼎盛的时代。汉代这种历经数十年的曲折终于实现了的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政治体制，进入近代以来，其利其弊，诸家有多种评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体制成就了一种范式，为后世各个王朝所仿效。

汉帝国的大一统不仅表现在物质空间上，还表现在精神思想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奉为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汉帝国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置《五经》博士，即将《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定为必修学科，各置博士之官；兴太学，即举办教授《五经》的学校，京师称太学，郡国称学，县称校。作为一个正统王朝的范式，武帝时期还进行了包括历法、服色等等在内的礼制改革，又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所有这些，形成了一整套与帝王集权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为后世历代所沿袭。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护帝王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对本应活泼发展的思想却又不能不是一种禁锢，且愈至后期

[1] 关于秦及秦以后我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性质，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几成一统的看法是，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线定在周秦之际，认为秦及秦以后实行的是封建制度。由此，又衍生出封建帝王、封建社会、封建思想以至封建迷信等等概念。近些年来，学术界已有多人提出，此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应再采用。本人对此颇有同感，并斗胆以为，中国古代实行的大体都可说是帝王制度，分两个大阶段：帝王封建制和帝王集权制。封建意指封土建国，此种制度至西周已相当完备，所谓诸侯八百，封国林立；至东周而诸侯国中的五个封国先后相继称霸，其后又是七国争雄，作为共主的周天子已是名存实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实行的是帝王集权专制制度，权力由帝王一人独擅。汉及汉以后，虽部分地恢复了封建制，但此时的封国已不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政权实体，因而并不影响整个国家实行的是帝王集权制。



愈甚。此种负面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来看看汉帝国的疆域、人口以及经济情况。

你如果打开地图，把我国现在的版图与汉代的疆域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位于东海之滨的这片广袤富庶得让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土地，正是汉代帝王和臣民战胜诸多艰难险阻为后世子孙奠定的基础。当然汉以前，由夏而商，而周，筚路蓝缕，也都历尽了开拓的艰辛。特别是复归统一的秦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的疆域已扩展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远远超过了西周。汉代的开拓则是在历代基础上的一个更大的突破。武帝“开广三边”：北败匈奴，设朔方、五原及河西诸郡；西通西域，拥有三十六属国；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割据，在西南恢复了庄蹻滇国的旧业，其疆域之广，更超过秦一倍以上。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汉初至武帝即位，全国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约为10%~12%，个别侯国达到20.5%~25.5%，七十余年间总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汉书·地理志》和《两汉纪·孝平皇帝纪》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疆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田地：堤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零五顷，除邑居、道路、山林、山泽、郡国等不可辟垦外，可垦田为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六顷。

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

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

如此广阔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说：汉在“全盛时管辖人口约六千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的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汉帝国在创建之初，曾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甚至穷到连将相出行都只好坐牛车，皇帝车驾的四匹马也不能用纯一毛色，穷苦人家更不得不卖儿鬻女的地步。其中有几年又发生了“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后经从上到下的提倡节俭，实行“约法省禁”、“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到文景之世和武帝即位之初，就变得相当富裕。《史记·平准书》上有一段话，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国库充盈、人给家足的状况。这段话《汉书·食货志》几乎全文照录，后世人们凡是说到汉代经济状况的也大多要引用，所以我也想请诸位看看原文：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城乡各种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之绳索）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点文学手法。说粮食多到在仓库里年年堆积以至霉烂变质不能食用，铜钱多到因长期压库致使穿钱的绳子也腐烂了再也无法点数，这未免有些夸张。不